

“摔了就摔了，自己爬起来就是”



听到小女儿大哭，我赶过去，看到稍大的二女儿正在安慰妹妹。她挽起裤腿，指着腿上的伤痕，说：“你看，我也摔过的，这里，还有这里……”

小女儿5岁，大她一些的二女儿9岁。每天下午，她俩都会和邻家孩子在户外草地上的运动器材上一展身手：蹦蹦床、秋千、云梯这些健身设施，其实是左邻家的，但早已被孩子们“共享”。

看见我，小女儿眼泪汪汪，哭诉：“爸爸，我受伤了。”她指着膝盖说，“出血了，我

不能走路了。”

左邻的女儿艾玛丽和我家二女儿争先恐后说原委：是她自己从云梯上掉下来，膝盖撞到云梯的腿，然后趴在了草地上……刚过完8岁生日的艾玛丽，还亲自演示了我家小女儿

的受伤过程——双手抓着云梯，右手松开去够下一格时，左手没有抓牢，然后掉落……

云梯是儿童运动器材，不高，而且下面是草坪。前些日子雨水足，草也长得厚实。我查看小女儿的膝盖，有擦破表皮的血印，并没渗出血来，骨头应该不碍事。

艾玛丽还痛说“家史”：她和姐姐、哥哥，都在云梯、滑梯还有单杠上摔下过很多次。她还当即展示自己的胳膊和小腿——

果然伤痕累累。

孩子们安慰小伙伴的方法，基本上就有两个：一是陪哭。你哭，我也跟着一起哭。哭是力气活。有小伙伴在边上陪着哭上半晌，心里的委屈和忧伤也只剩下一半。哭完，都轻松了。

二是比惨。邻伴遭受苦难，在一起的其他孩子也会内心震动。我也栽过跟头的，跟眼下正遭受的你一样样的，现在不照样在欢蹦乱跳了吗？这是心理疗法，疗效还是很显著的。

这不，我家小女儿很快就忘记了哭泣。不过这一次，功劳最大的，不是姐姐，也不是艾玛丽，而是一只猫。

艾玛丽家的猫辛巴适时出现在路上，一下子把孩子们的目光全都牵引过去了——辛巴在追击一条小蜥蜴。蜥蜴逃，辛巴追上去，用它的猫爪撩拨蜥蜴，蜥蜴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再逃。辛巴穷追不舍，再挥舞爪子戏弄蜥蜴……

孩子们不明白辛巴为何会欺负一条比小指头还细的蜥蜴，想阻止眼前的这场战火，喊：“辛巴，停下来！”艾玛丽跑过去，弯腰去抱辛巴。没想到这只猫却不想玩了，它一口叼住蜥蜴，“吧唧”，生吞了。

辛巴虐杀蜥蜴的游戏，把孩子们惊呆了，没想到它会把蜥蜴当零食。我家小女儿完整地看毕辛巴吃掉蜥蜴，抬头看到我仍

在她身边，嘴一咧，重新抽泣起来。但没等我安慰她，就开始掰住我的胳膊找伤疤，问：“爸爸，你小时候摔过没？”

我立刻曝光自己的胳膊和腿，并辅以解说：“爸爸小时候，常常和小伙伴们比赛着数身上的伤疤，谁的伤疤最多，谁就是赢家。”

二女儿立马挽起自己的裤腿数起来，把蚊子咬个包、总用手去抠出的一个小疤痕也纳入账单。

我回忆：“小时候，你们的奶奶几乎每天都会说，摔了就摔了，自己爬起来就是。任谁家的孩子，还不都是摔着长大的。”

“每一个孩子都是摔大的。”现在想想，这虽不是千古名言，但哪个爹妈没对儿女说过类似的话？

爬行时会摔个嘴啃泥，蹒跚学步时会来个仰面摔，奔跑时会来个侧滚翻，就算是躺平在床上，也说不定会一个翻身掉到地上……摔着摔着，忽然间就发现，自己已经成年了。

“你们奶奶说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摔大的，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呢。”听我这么一说，9岁的二女儿来了兴趣，追问是什么意思？

我捏了捏她头上的漂亮发夹，说：“等你长大，哪天明明栽了个大跟斗，却找不到伤疤在哪儿，就明白了。”

《品读》

半边烟火半边诗

□赵春燕

那天晨练回家，路过早市，看见卖花的小贩推着几盆茉莉花。想起自己素喜闻花香，只可惜栀子花没有养活，桂花没有合适的场地养。想到此，我不由停下脚步挑选起茉莉来。

茉莉花买回家时已含苞待放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已有花儿开放。茉莉花淡淡的香味，让整个屋子都变得芬芳起来。我便觉得心中阵阵激动，说不出的开心。一整天都沉醉起来，坐在电脑前打字时格外轻松。

到了晚上，我锻炼回家，一开门茉莉的香依然能闻见。但是家里还多了一股味道，很浓烈，很刺激，但也不难闻。我循着那股味道来到厨房，发现爱人买了很多鲜花椒，晾晒在窗台上。做饭时，爱人用

花椒做辅料，做出来的饭格外有味道。饭还没熟时，儿子就闻着味进厨房好几趟。

等到饭点，孩子多吃了不少饭。素来食欲不佳的我，也食欲大开。我们就感慨花椒是好东西，居家过日子必不可少。

晚上，南边屋是茉莉花香，北边屋是花椒香。这两种不同的香，交替冲击着我们的鼻翼。轻风拂过时，两种味道混杂着在家中飘过，像极了生活的模样。半边烟，半边诗。

闻着两种气味，我想到了很多：生而为人，先要有安身立命之本。找个地方安放自己的身体，满足口腹之欲。所以人间烟火必不可少。芸芸众生，熙来攘往，皆为食忙。只要努力，“一屋两人，三餐四

季”就能实现。

但人不只是靠吃饭而活着，那样的生活未免过于俗套，和我们身边的猫猫狗狗没有什么区别了。于是，我们就向往诗和远方。有时候并不知道远方在哪里，只知道遥远就行。也不明白什么是诗，只觉开心浪漫就好。约上三五知己，出去旅游，喝喝茶，看看书，聊聊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有点自己的业余爱好，都可以有诗和远方。

但有些人在追寻诗和远方的路上越走越远，迷失了自己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落到穷困潦倒、衣食无着的地步。常常发出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的”感慨。毕竟人不是活在真空中，不能不食人间烟火。

一阵阵风吹过，茉莉淡雅的香气与花椒浓烈的味道，同时进入鼻中。我深吸一口，准备入睡。明早，将在厨房煮完羹汤之后，坐于桌前看书写字，度过新的一天。

沉下心，慢慢变好

□鲸落

岁月神偷，无声无息。待你惊觉，它早已溜走。走过半生才发觉，孩童时代已经像梦境一样，变得遥远又模糊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叹，想回到儿时。那时候，没有复杂的人情世故；那时候，生活很快乐，人和人之间很简单。而成年之后，我们常常告诉自己，要做坚强懂事的大人，不任性，不敢矫情。每天睁开眼，就要面对生活的压力。如果长大的过程无可奈何，长大的责任无法逃避，希望你能在渐渐老去的岁月里，也给自己留一份简单和纯真。

生活不简单，但我们可以简单过。很多的纷纷扰扰，真真假假，不必挂在心上。不是什么事都要争个是非对错，不是什么人都要跟他一较高下。很多的欲望和目标，不必时时刻刻压在心头。也许你没车没房，没钱没权，但你无病无灾，有人爱你，关心你，这也是一种幸福。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

的人，都能拥有一份从内而外的豁达，从容面对生活，找到内心的简单和宁静。

人生中有很多这样的时刻，需要你付出很漫长的努力，才能去迎接生命里的花开。你看那蝉，要在地下蛰伏三年，忍受着孤独和寂寞，默默蓄力，最终才破茧重生。而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一样？所有一鸣惊人的背后，都独自咽下了无数无人问津的日子。希望我们既能为梦想全力以赴，又能在心里有一份从容，守住一份坚持。因为人



生最好的状态，莫过于在纷扰的世界里沉淀自己。

有段台词这样说过：“老师教给我，要学骆驼，沉得住气的动物。看它从不着急，慢慢地走，慢慢地嚼，总会走动的，总会吃饱的。”要静心学习那份等待时机成熟的踏实，也要保有在这份等待之外的努力和坚持。那些属于你的梦想，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实现。

越长大越明白，只有家人，会不计回报、会无条件地爱你。当所有的人都在关心

你飞得多高，混得好不好的时候，只有他们会担心你累不累。生活虽然有点苦，但有了他们给予的一抹甜，便能抚慰艰难日子里的许多苦涩。有人说，金钱可以给过路的陌生人，时间却只能给温暖心爱的人。多腾点时间和精力，珍惜身边所爱之人。前半生，愿你有路可走。后半生，愿你有人惦念，有人可回。有人说，人之所以悲哀，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岁月。而人之可贵，也在于我们因着时光环境的改变，在生活上得到长进。岁月的流逝固然无可奈何，而人的逐渐蜕变，却又离不开时光的力量。未来的岁月，愿你沉下心来，慢慢变好。

在前行的岁月里，慢慢成长为更好的自己。在琐碎的生活里，心怀浪漫宇宙，也珍惜人间珍贵日常。

《新华社微信公众号》



那么多黑黝黝的小山，一重一重的，起伏不断。记得楼前是一片比较平坦的园林，不是山。这到底是什么幻景呢？

赶到天明一看，忍不住笑了。原来是满野的荔枝树，一棵连一棵，每棵的叶子都密得不透缝，黑夜看去，可不就像小山似的。

荔枝也许是世上最鲜最美的水果。苏东坡写过这样的诗句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，可见荔枝的妙处。偏偏我来得不是时候，满树刚开着浅黄色的小花，并不出众。新发的嫩叶，颜色淡红，比花倒还中看些。从开花到果子成熟，大约得三个月，看来我是等不及在从化温泉吃鲜荔枝了。

吃鲜荔枝蜜，倒是时候。有人也许没听说这稀罕物儿吧？从化的荔枝树多得像汪洋大海，开花时节，满野嘤嘤嗡嗡，忙得那蜜蜂忘记早晚，有时趁着月色还采花酿蜜。荔枝蜜的特点是成色纯，养分大。住在温泉的人多半喜欢吃这种蜜，滋补精神。热心肠的同志为我也弄到两瓶。一开瓶子塞儿，就是那么一股甜香；调上半杯一喝，甜香里

带着股清气，很有点鲜荔枝味儿。喝着这样的好蜜，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。

我不觉动了情，想去看一看自己一向不大喜欢的蜜蜂。

荔枝林深处，隐隐露出一角白屋，那是温泉公社的养蜂场，却起了个有趣的名儿，叫“蜜蜂大厦”。正当十分春色，花开得正闹。一走进“大厦”，只见成群结队的蜜蜂出进，飞去飞来，那沸沸扬扬的情景，会使你想：说不定蜜蜂也在赶着建设什么新生活呢。

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“大厦”。叫他老梁，其实是个青年人，举动很精细。大概是老梁想叫我深入一下蜜蜂的生活，小心翼翼揭开一个木头蜂箱，箱里隔着一排板，每块板上满是蜜蜂，蠕蠕地爬着。蜂王是黑褐色的，身量特别细长，每只蜜蜂都愿意用采来的花粉供养它。

老梁叹息似的轻轻说：“你瞧这群小东西，多听话。”

我就问道：“像这样一窝蜂，一年能割多少蜜？”

老梁说：“能割几十斤。蜜蜂这物件，最爱劳

荔枝蜜

□杨朔

动。广东天气好，花又多，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。酿得蜜多，自己吃得可有限。每回割蜜，给它们留一点点糖，够它们吃的就行了。它们从来不争，也不计较什么，还是继续劳动、继续酿蜜，整整月不辞辛苦……”

我又问道：“这样好蜜，不怕什么东西来糟害么？”

老梁说：“怎么不怕？你得提防虫子爬进来，还得提防大黄蜂。大黄蜂这贼最恶，常常落在蜜蜂窝洞口。专干坏事。”

我不觉笑道：“噢！自然界也有侵略者。该怎么对付大黄蜂呢？”

老梁说：“赶！赶不走就打死它。要让它待在那儿，会咬死蜜蜂的。”

我想起一个问题，就问：“可是呢，一只蜜蜂能活多久？”

老梁回答说：“蜂王可以活三年，一只工蜂最多能活六个月。”

我说：“原来寿命这样短。你不是总得往蜂房外边打死蜜蜂么？”

老梁摇一摇头说：“从来不用。蜜蜂是很懂事

的，活到限数，自己就悄悄死在外边，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
我的心不禁一颤：多可爱的小生灵啊，对人无所求，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。蜜蜂是在酿造，又是在酿造生活；不是为自己，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。蜜蜂是渺小的；蜜蜂却又是多么高尚啊！

透过荔枝树林，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，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，辛辛苦勤地分秧插秧。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，实际也是在酿造——为自己，为别人，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。

这黑夜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。

一九六〇年

名家散文